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鬼吹灯 黄皮子坟

之一

天下霸唱 著

盗墓者的诡异经历

故事以一本家传的秘书残卷为引，讲述三位当代摸金校尉，为解开部族消失的千古之谜，利用风水秘术，解读天下大山大川的脉搏，寻找一处处失落在大地深处的龙楼宝殿。毕竟那些龙形虎藏、揭天拔地、倒海翻江的举动，都迥异庸俗，在离奇诡异的地下世界中，历史的神秘面纱正一层层地被揭开……



Huangpizi Fen

安徽文艺出版社

鬼吹灯Ⅱ

之

天下霸唱→著

黄皮子坟

I247.5/1368

:2(1)

2007



Huangpizi Fen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吹灯Ⅱ之一黄皮子坟/天下霸唱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5396-2883-7

I. 鬼… II. 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7103 号

鬼吹灯Ⅱ之一黄皮子坟

天下霸唱 著

责任编辑: 岑 杰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河北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20,000

印 数: 100,000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6-2883-7

定 价: 26.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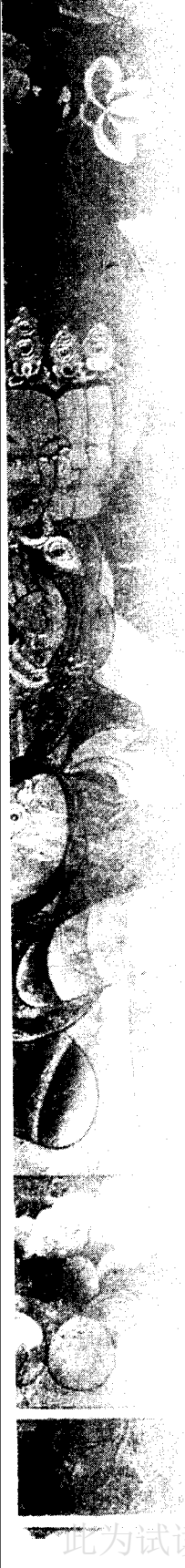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 子

我祖上有卷残书，名为《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是摸金校尉前辈所著。

就凭这卷奇书，我做起了倒斗的摸金校尉，其间发生了许多事，也遇到了许多人。这几年的经历对我来说，可谓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回首来路，血雨腥风，好在踏遍青山人未老，现在我即将告别摸金校尉的职业生涯。

去往美国之前，我整理行囊时找到一本相册。我随手翻了翻，见到有一张老照片，照片背景是广袤的内蒙古草原，照片上的我和胖子还是歪戴帽子斜挎军包。现在看来有些可笑，不过当时我倒没那种感觉，还觉得这形象挺时髦。拍照留念后，我和照片上的这些同伴们进入了大草原的深处，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们是要去呼伦贝尔寻找一条黑色的妖龙……



目录

CONTENTS

引 子

第一章 赶冬荒 1

第二章 黄皮子坟 7

第三章 夜擒 13

第四章 熊的传说 19

第五章 剜掌剜胆 25

第六章 鬼衙门 31

第七章 老吊爷 36

第八章 绞绳 41

第九章 削坟砖 47

第十章 来自草原的一封信 53

第十一章 禁区 59

第十二章 夜幕下的克伦左旗 65

第十三章 牛虻 71

第十四章 失踪 77

第十五章 蚰蜒 83

第十六章 鱼汤 89

- 第十七章 百眼窟 95
- 第十八章 观龙图 101
- 第十九章 引魂鸡 107
- 第二十章 怪楼 113
- 第二十一章 凶铁 119
- 第二十二章 孤灯 125
- 第二十三章 第五个人 131
- 第二十四章 锦鳞蚬 137
- 第二十五章 阴魂不散 143
- 第二十六章 僵尸 148
- 第二十七章 龟眠地 154
- 第二十八章 俄罗斯式包裹 160
- 第二十九章 莫洛托夫鸡尾酒 166
- 第三十章 精变 172
- 第三十一章 恐惧斗室 178
- 第三十二章 读心术 184
- 第三十三章 千年之绿 189
- 第三十四章 编号是“0” 195
- 第三十五章 砖窑腐尸 200
- 第三十六章 禁室培骸 205
- 第三十七章 面具 210



第三十八章 防腐液 215

第三十九章 标本储藏柜 220

第四十章 守宫砂 226

第四十一章 盗墓者老羊皮 232

第四十二章 不归路 237

第四十三章 梦 242

第四十四章 冥途 247

第四十五章 阎罗殿 253

第四十六章 金井 259

第四十七章 水胆 263

第四十八章 舌漏 268

第四十九章 焚风 275

第五十章 穴地八尺 280

第五十一章 炸雷 285

第五十二章 生离死别 290

第五十三章 卸岭盗魁 295

第五十四章 妖化龙 300

黄皮子坟

Huangpizi Fen



第一章

赶冬荒

1969年秋天，越南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而这时候，我作为众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切实贯彻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战风雪、炼红心、斗天地、铸铁骨，被知青办安排在大兴安岭山区插队。

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几个月，刚进山时的兴奋与新奇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我插队的那个山沟，巴掌那么大点的地方，一共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方圆数百里之内几乎全都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

屯子里的人靠山吃山，除了平整的地方开几亩荒，种些个日常吃的口粮之外，其余的吃食主要靠进山打猎得来。山上的獐子、狍子、野兔、山鸡，还有林子里的木耳、菇菌等等，都是好嚼头，吃饱吃好不是问题。

可那年冬天，山里的雪下得好早，西北风骤然加紧，天气一下子就冷了下来。眼瞅着大雪就要封山了，大伙还没来得及储备过冬的食物。往年年秋季，山里的人们要趁着野猪、野兔秋膘正肥的时候大量捕猎，风干腊制储存起来，用以度过大兴安岭残酷漫长的寒冬。

这十年不遇的反常天气说来就来，秋季刚过了一半就下起大雪，又紧接着吊起了西北风。猎户们不免有些乱了阵脚，纷纷挎起猎枪，带上猎犬，争先恐后地进山赶冬荒。猎户们争分夺秒抢时间，全力以赴地套狐狸、射兔子，否则再晚一些，山里就会刮起白毛风，到时候可就什么都打不到了，整个屯子都要面临可怕的冬荒。

和我一起插队的伙伴胖子，最近也正闲得抓心挠肝，恨不得凭空生出点乱子来才好。他一见猎户们成群结伙地进山围猎，顿时来了兴致，摩拳

擦掌地跟我商量，打算同猎人们一道进山打几只人熊。

我对进山打猎的那分热情，尤其是对“套狐狸”一类斗智斗力勾当的热爱程度，一点都不比胖子少，可平时很少有机会带枪带狗去耍个尽兴。对于这回的行动我早已心知肚明，支书肯定不会让我们参加。一是因为我们这几个知青进山不到半年，已经闹了不少乱子出来，惹得老支书发了飙，对我们特别关照。最近他给我们安排的任务，除了削坟砖就是守着林场的木材，全是些个蹲点儿的苦闷差事。二来这次赶冬荒是屯子里的大事，围猎是集体行动，需要丰富的经验，以及猎人之间的默契配合，让知青这种从城里来的生瓜蛋子加入，万一出了岔子，大伙全部要饿着肚皮挨过严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也绝对不能冒这样的风险。

我们眼巴巴看着各家各户抽调出精壮的猎手，组成了赶冬荒战斗队，带着大批猎狗浩浩荡荡地进山，踏雪开赴围猎的最前线。我心里真是又着急又上火，即使知道基本上没戏，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找支书通融。哪怕给我们知青安排一些后方支援的工作也好，再让我们在屯子里待着，非得把人憋坏了不可。

胖子也对支书强调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一起来的。我代表我们五个知青向您衷心地请求，请无论如何也要让我们投入到这场赶冬荒的革命斗争洪流当中去……”

老支书不等胖子把话说完，就用另一句最高指示扼杀了我们的请求：“别跟我扯犊子，瞎咧咧个啥？毛主席不是还那个啥来着……对了，他老人家还强调过要反对自由主义，要服从组织安排。这不咱屯子里的人都去打猎了，剩下的全是些那个啥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你看这雪下的，万一有没找够食猫冬的黑瞎子摸过来也是个麻烦。我看干脆就这么办，你们知青们，留下一半守着屯子，八一和小胖你们俩人，让燕子带着你们到林场看场去，正好把敲山老头替换回来。我可告诉你们俩，我不在这些天可不许整事儿，知道不？”

我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既然话说到这个分上了，我也只好作罢，心中暗地里盘算着到林场附近也能找机会套狐狸，总不像在屯子里开展思想工作那么没意思。于是跟另外三个知青同伴作别，把铺盖卷往身上一背，同胖子一起在燕子的引领下，到团山子下的



林场去看守木料。

屯子里有几户人家作为知青点，插队的知青都固定住在这几户家里，而吃饭则是到各家轮流搭伙，赶上什么吃什么。燕子这姑娘就是我和胖子的“房东”，她也是个出色的猎手，支书安排她带我们照管林场，也是担心林场遭到野兽的袭击。

燕子失去了进山打猎的机会，倒也没抱怨。知青们远比山里人有知识，尤其是我和胖子这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侃能吹的，更是不在话下，跟知青们在一起，她能了解到她从来没离开过的这片大山以外的世界。于是她挎上猎枪，另外又携带了一些必备的物品，便同我和胖子出发了。从屯子到林场要翻一道岭子，转两道山坳，路程不近，一路上西北风刮得嗷嗷直叫，卷得地面树梢的雪末飘飘洒洒地漫天乱舞，加上天空即使在白天也是灰蒙蒙的，使人分不出是不是始终都在降雪。我用狗皮帽子把脑袋裹得严严实实，可风还是把脑袋抽得渐渐麻木。

不过听燕子讲，这种天气根本不算什么。山里边到了深冬腊月，林子里的积雪会有齐腰深，人蹚着积雪走很吃力气，走不了多远就会出一身的热汗。但却绝对不能停下来，一旦停步喘息，被透骨的寒风一溜，全身的汗水就会立刻变成一层层冰霜。没在深山里过过冬的人根本想象不到，最恐怖的要数山里人谈之色变的“白毛风”，所谓“白毛风”，也就是风里夹着雪，银白色的旋风，比冰刀子还厉害，吹到身上没有人能受得住的。所以山里的猎户都要提前储备食物，到了天寒地冻之时，就在家里的热炕头上猫冬。

走了快一天才到林场，这片林场紧挨着人熊出没的团山子，有条河从这片林海雪原中穿过，刚好将山区与森林分割开来。团山子上植被茂密，并不缺乏食物，山上的野兽不会轻易过河到林子里来，猎户们也不敢随意去招惹凶残成性的山林之王——人熊。

在春水升涨之时，人们利用河水把从林场伐下来的木料扎成筏子冲到下游。河的下游有条铁路，还有个小火车头，是专门用来运木头的。这里的情形像极了著名小说《林海雪原》中描写的夹皮沟。夹皮沟在东北是确有其地，团山子的林场也有个差不多的名字，叫做黄皮子坟。这地名听上去很神秘，就连燕子她爹那种老猎户，都说不出这个地名的来龙去脉，只

是说这附近黄皮子很多，很早以前黄大仙闹得挺凶，现在倒也没人提了。黄皮子就是当地人对黄鼠狼的一种俗称。

团山子林场虽然简陋荒僻，但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它，所以我们才要顶风冒雪来这里值勤。不过说实话，冬天的林场也没什么正经事要做，唯一需要料理的，就是过些时候到河流下游去帮忙发送最后一趟运木头的小火车而已。

这林场有一排白桦木搭建的木屋，在春夏两季，都有伐木工人在这里干活居住。由于运输能力有限，砍多了树也运不完，所以每当完成生产任务，差不多到了中秋节前后，他们就会离开林场回家过年，这时林场就归距离最近的岗岗营子派人照料。

我们到来之前，林场是由敲山老汉和他的孙女——一个叫画眉的姑娘负责看管。本来按照村支书的安排，我们应该把他们替换回去，但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就发现林场中十分不对劲。守林人的小木屋中空空荡荡的，炉膛中的灰烬冷冷的没有一丝热气，也没有见到这爷孙二人。

我不禁替他们担心起来，急忙与我的两个同伴分头在林场中找了一圈，却仍没见踪迹。我心中越发不安，对胖子和燕子说：“今年天气冷得太快，事先又没有半点征兆，怕是山里的野兽也要赶冬荒，敲山老爷子和他孙女会不会被豺狼之类的恶兽给叼去了？”

屯子里的猎狗都被猎人们带进山围猎了，所以我们没有带猎狗。现在风雪交加，团山子附近岭高林密，地形复杂，飞雪掩盖了人兽的踪迹，就算我们有百十号人去找，也未必能寻得到他们，更何况眼下只有我们三个人。我和胖子当即便寻思着要回屯子搬救兵，可又突然想到屯子里已经没人可找了，一时竟然束手无策。

还是燕子心细，她又在小木屋中仔细看了看，屋内的粮食和干肉还剩下一些，敲山老汉的猎枪和装火药铁砂的牛角壶却都不在。猎户最善观察蛛丝马迹，小木屋中没有兽迹，东西摆放得也很整齐，他们还打了大量年糕，应该不是发生了什么不测。也许敲山老汉带着他孙女去打兔子了，也或许他是担心大雪封山，没等我们来替换，便提前回屯子去了。敲山老汉打了几十年的猎，经验非常丰富，虽然一把年纪，身手不如昔日灵便了，但既然他带着猎枪，只要在半路不碰上刚生崽的母人熊，就



不会有什么意外。

见林场中并无异状，我们三人才稍觉心安。一路上饥寒交迫，苦不堪言，这时候什么要紧事也都先扔到一边去，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取暖和填饱肚子，于是我们便匆匆忙忙地烧了火炕，把冻得梆硬的贴饼子在炉壁上随便烤烤，吃了充饥。三人吃饱了天也黑透了，就开始像往常那样胡乱闲聊解闷，按惯例轮流开吹。胖子先侃了段解放前在东北剿匪的逸事，他这些都是听他爹说的，我已经听了不下十遍，而燕子还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所以听得十分着迷。

只见胖子口沫横飞，连比画带说：聚众掠夺民财的土匪，在东北地区又叫做“胡匪”或“胡子”。据说胡匪们不同于内地响马贼寇，他们自成体系，拜的祖师爷是明末皮岛总兵毛文龙。明右副督御使袁崇焕设计杀了毛文龙之后，毛文龙手下的大批官兵，分别流落东北沿海诸岛或深山。最开始的时候这些人还以大明官兵自居，不做打家劫舍的勾当，但历经百年，随着人员结构的日趋复杂化，逐渐演变成为害一方无恶不作的胡匪。不过直到解放前，胡匪们仍然尊毛文龙为祖师爷。

这些一伙一伙的胡匪，到后来被称做“络子”，按各股匪首所报字号的不同，每股络子的名称也不一样，例如“一铁鞭”、“草上飞”、“桑大刀”、“凤双侠”等等等等。

解放前东北头号胡匪，魁首是个绰号叫“遮了天”的光头。此人年轻时是庙里的武僧，学得一身铜练铁布衫的硬功夫，但他还俗后始终没长出头发。“遮了天”为人心狠手辣，两手沾满了干部群众的鲜血。

日本投降后东北进行土改，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不被土匪破坏，东北成立了专门的剿匪分队。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残酷战斗，终于把“遮了天”这股胡匪的“四梁八柱”都给铲除了。“四梁八柱”是胡匪内部的一种组织名称，除了大当家的称做“大柜”之外，其余的所谓“四梁”，分别有“顶天梁”、“转角梁”、“迎门梁”、“狠心梁”；“八柱”则是“稽奇”、“挂线”、“懂局”、“传号”、“总催”、“水相”、“马号”、“账房”的总称，这些人一完，整个络子就算彻底倒了。

而这“四梁八柱”中最关键的人物是“转角梁”，东北俗称为“通算先生”。他是整个络子的军师，专门利用一些迷信的方术来“推八门”，决

定整伙土匪的进退动向。军师一完，“遮了天”就失去了和他狼狈为奸的主心骨，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但这人也当真狡猾至极，小分队始终抓不住他，好几次都被他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有些迷信的当地人就传言说，这个土匪头子年轻的时候救过黄大仙的性命，这辈子都有黄大仙保着他，能借土遁，就算是派来天兵天将也甭想抓住他。

可世事有蹊跷，胡匪最忌讳提“死”字，但是这个字不提也躲不了。做土匪到最后多无善终，常言道，“自作孽，不可活”，也许“遮了天”恶贯满盈，该着他气数尽，那年深山里刚好也发生了罕见的冬荒，老百姓管这样的年份叫“死岁”，黄大仙终于罩不住他了。



第二章

黄皮子坟

“遮了天”这个绰号大概是取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意思。民间风传他早年当和尚的时候救过黄大仙，一辈子都有黄皮子保着，谁也动不了他。这当然是谣传了，实际上他不仅没救过黄皮子，反倒是还祸害死不少。

剿匪小分队追击他的时候，正好山里的雪下得早，天寒地冻，最后在一个雪窝里搜到了“遮了天”的尸首。他在一株歪脖子树上上吊自杀了，在他尸首的对面，还吊死了一只小黄皮子，死状和他一模一样，也是拴个小绳套吊着脖子。这一个人和一只黄皮子，全吐着舌头，睁着眼，冻得硬挺挺的。

胖子故弄玄虚，说得绘声绘色，扮成吊死鬼吐着舌头的模样，把燕子唬得眼都直了。我却对此无动于衷，因为这件事我听胖子说过无数次了，而且“遮了天”的死法也太过诡异。若说他自己穷途末路上吊寻死，以此来逃避人民的审判倒也说得通，可对面吊死的那只小黄皮子可就太离奇了。“遮了天”一介胡匪，何德何能？他又不是明末的崇祯皇帝，难道那黄皮子想做太监给他殉葬么？

燕子却不这么认为，她对胖子所言十分信服，因为当地有许多与此类似的传说。传说黄大仙只保一辈儿人，谁救了黄大仙，谁就能受到黄大仙的庇护。他想要什么，都有黄皮子帮他偷来，让他一生一世吃穿不愁。可只要这个人阳寿一尽，他的后代都要遭到黄大仙的祸害，以前给这家偷来的东西，都得给倒腾空了，这还不算完，最后还要派一只小黄皮子，跟这家的后人换命。燕子觉得那个土匪头子“遮了天”，大概就是先人被黄大仙保过，所以才得了这么个下场。

解放前在屯子里就有过这种事。有个人叫徐二黑，他家里上一辈儿就被黄大仙保过。那年眼看着徐二黑的爹就要去世了，一到晚上，就有好多黄皮子围着徐二黑家门口打转，好像在商量着过几天怎么祸害徐家。黄皮子实在是欺人太甚，徐二黑发起狠来，在门口下了绝户套，一晚上连大带小总共套了二十几只黄皮子。山下有日本人修的铁轨，当时正是数九严冬滴水成冰的日子，徐二黑把这些黄皮子一只只割开后脊梁，全部活生生血淋淋地按到铁轨上。黄皮子后背的热血沾到钢铁立刻就冻住了，任凭它们死命挣扎也挣脱不开。徐二黑就这么在铁路上冻了一串黄皮子，天亮时火车过来，把二十几只黄皮子全给碾成了肉饼。

结果这下子惹了祸了，一到了晚上，围着屯子，漫山遍野都是黄鼠狼们的鬼哭狼嚎，把屯子里的猎狗都给震住了。天蒙蒙亮时，有人看见黑压压的一片黄皮子往林子里窜走了，接着又有人发现徐二黑上吊自杀了，死法和胖子所讲那个故事中土匪头子的完全一样。

胖子和燕子胡嘞了一通，吹得十分尽兴。山外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正在扫除一切牛鬼蛇神，这场运动也理所当然地冲击到了大兴安岭山区。就连屯子里那位只认识十几个字的老支书，一到开会的时候都要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正中间的光明大道，左边一个坑是左倾，右边一个坑是右倾，大伙一定不能站错队走错路，否则一不留神就掉坑里了。”所以我们三人在林场小屋中讲这些民间传说，未免有些不合时宜。不过山高皇帝远，又没有外人，我们只谈风月，不谈风云，比起山外的世界要轻松自在得多。

燕子让我也讲些新闻给她听，外边的天又黑又冷，坐在火炕上唠嗑多舒服，但是我好几个月没出过山了，哪有什么新闻，旧闻也都讲得差不多了。于是我对她和胖子说：“今天也邪兴了，怎么你们说来说去全是黄皮子？团山子上有道岭子不是就叫黄皮子坟么？那里是黄皮子扎堆儿的地方，离咱们这也不远了。我来山里插队好几个月了，却从来都没上过团山子，我看咱们也别光说不练了，干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连夜上山下几个套子，捉几条活的黄鼠狼回来玩玩怎么样？”

胖子闻言大喜，在山里没有比套黄皮子和套狐狸更好玩的勾当了，当时就跳将起来：“你小子这主意太好了，虽然现在不到小雪，黄皮子还不



值钱，但拎到供销社，换二斤水果糖指定不成问题。咱们都多少日子没吃过糖了，我他妈的要是再不吃糖，可能都要忘了糖的味道是辣还是咸了。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光练不说是傻把式，连说带练才是好把式，咱这就拿出实际行动来吧……”说着话一挺肚子就蹲下火炕，随手把狗皮帽子扣在脑袋上，这就要动身去套黄皮子。

燕子赶紧拦住我们说道：“不能去不能去，你们咋又想胡来。支书可是嘱咐过的，不让你们搞自由主义整事儿，让咱们仨好好守着林场。”

我心中暗暗觉得好笑，屯子里的老支书是芝麻绿豆大的官，难道他说的话我就必须服从？我爹的头衔比村支书大了不知多少倍，他的话我都没听过，除了毛主席的话，我谁的话都不听。山里的日子这么单调，好不容易想出点儿好玩的点子，怎么能轻易作罢。但这话不能明说，我还是语重心长地告诉燕子：“革命群众基本上都被发动起来赶冬荒斗天地去了，难道咱们就这么干待着不出力？你别看黄皮子虽小，可它也有一身皮毛二两肉，咱们多套几只黄鼠狼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支援了世界革命。”

燕子听得糊里糊涂，添砖加瓦倒是应该，可团山子上的人熊不是随便能惹的。当地猎户缺乏现代化武器，他们打猎有三种土方法：一是设陷阱，下套索、夹子之类的，专门捕捉一些既狡猾跑动又快的兽类，像狐狸、黄皮子之类的，猎狗根本拿它们没办法，只能以陷阱智取；再者是猎犬追咬，猎犬最拿手的就是叼野兔；三是火枪窝弩，其中发射火药铁砂的猎枪是最基本的武器，前膛装填，先放黑火药，再压火绒布，最后装铁丸，以铁条用力压实，火绒卡住弹丸不会滑出枪膛，顶上底火，这才可以击发，虽装填速度慢、射程不远，但用来打狍子、獐子和野猪倒是适用。

猎人狩猎的这三套办法，唯独对付不了皮糙肉厚的人熊。上次我们在喇嘛沟遇到过人熊，险些丢了性命，所以此刻燕子一提到人熊的威胁，我心中也打了个突，但随即便说：“听蝻蛄叫还不种地了？人熊又不是刀枪不入，而且晚上它们都躲在熊洞里。咱们趁天黑摸上团山子套几只黄皮子就回来。冒这点风险又算得了什么，别忘了咱们的队伍是不可战胜的。”

胖子在旁边急得直跺脚，一个劲儿地催促我们出发，干革命不分早晚，只争朝夕。在我的劝说下，燕子终于同意了。其实她也很想去套黄皮

子，只是老支书的话在屯子里还是比较有威信的，需要有人做通她的思想工作，帮她克服这一心理障碍。

林场小屋外很冷，雪倒是不再下了，大月亮白得惨人，月晕预示着近期还会有大雪来袭。山坳里的风口呼啸着山风，在远处听起来像是山鬼在呜呜咽咽地恸哭。我从屯子来林场的时候，就已经打定了要套黄皮子或狐狸的主意，该带的家伙也都带了，一行三人借着月色来到林场的河边。

河面上已经结了冰，冰上是一层积雪，站在河畔，距离河道十几米，就可以听到冰层下河水叮咚流淌之声。秋天过了一半，突然有寒流袭来，河水冻得很不结实，直接踏冰过河肯定会掉冰窟窿里，所以最保险的办法是踩着冻在河中的圆木过河。

月光映着薄雪，银光匝地，河面上隆起一段段长长的物体，都是还没来得及运到下游，暂时被冻在河中的木头。踩着圆木即使冰层裂开，木头的浮力也不会让人沉入河中。

河面看着并不算宽，真过河的时候才发现也绝对不窄，我们三人将距离拉开了，踩着一根根木头迈着走。因为天冷穿的衣服厚重，脚步也变得很沉，脚下碎冰哗啦哗啦乱响，虽然惊险十足，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一点都不害怕，相反有些激动，骨子里那种冒险的冲动按捺不住，觉得这种行为可真够刺激。

过了河就是当地猎人们眼中的禁地——团山子。这山上林子太密了，燕子也没把握进了这片林子还能不能走出来，我们虽然胆大包天，却也不敢冒进。好在那黄皮子坟是在团山子脚下，离河畔不远。那里有一个隆起的大土丘，上面寸草不生，土丘上有无数的窟窿，大大小小的黄皮子都躲在里面。可能因为这土丘像坟包，里面又时常有黄皮子出没，所以才叫做黄皮子坟。

我们并没有直接走上黄皮子坟，而是在附近找了片背风的红松林子。这里是下风头，黄皮子和山上各类野兽不会嗅到我们的行踪，看来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最佳埋伏点。我把胖子和燕子招呼过来，三人蹲在树后合计怎么动手。

胖子出门时从屯子里顺出两水壶土烧，土烧就是自家烧锅酿的酒，刚在林场小屋的时候装在军用水壶里煨热了，过河时一直在怀里揣着，这时